c 823/62

處以聞從之
常熟縣民袁子寧奏本縣古有白茅耿涇于三丈等浦通江河道三十餘處水脉通流旱潦無窒後以沙泥淤塞奏下工部止開白茅耿涇等塘至今民被其澤其餘源流接連通江河道反被沿河居民私造橋梁種植蘆葦及植塞基址築圩成田斷截魚箔接連淤塞以致傍江小民逃移失業乞令水利僉事親行踏勘將尚湖口至江邊築埧量分丈尺開挑其黃泗等浦新庄等庄河以次疏通工部覆奏從之

正德二年九月復開白塔河及江口天橋潘家通江四閘先是漕運揔督洪鍾言蘇淅運舟由下港口并孟瀆河泝大江以達於瓜洲者遠涉二百八十餘里往〻覆於風浪惟孟瀆河對江有夾洲可抵白塔河口舊設四閘徑四十里至宜陵鎮折而北即抵揚州之運河於舟行甚便請開濬如舊至是成

嘉靖二年六月都水司郎中楊最言寳應縣范光湖西南高東北下往来粮運等船入湖行三十餘里始出東北堤岸去湖面三尺許每雨潦風急輙至衝决

不惟糧運阻礙兼鹽城興化通泰等州縣良田悉遭
淹沒請如昔年刑部侍郎白昻脩築高郵康濟河例
專敕大臣一員加脩內河仍將舊堤增石積土以為
外堤一勞永逸可保百年無患是為上策其次莫如
照湖壖密次椿柵數層以為備塘砥障風波而舊堤
重加脩葺亦可支持數年若但如年例脩補漏缺苟
冀無事一遇淫潦驟發即無所措其手足策之下也
疏下工部議覆用其次策
七年正月河道總督盛應期言沛縣迤北河道地形

旱下泥沙易集以故累濬累塞今詢之官民咸稱昭陽湖東自北進汪家口南出留城口約長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河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設蓄水閘旁設通水門及減水壩以時節縮較之挑濬舊河労逸遠甚且可為永久之利計用夫六萬五千人於山東南北直隸相近府分徵調仍量行雇募用銀二十萬兩有奇取之兩淮鹽價而以山東所貯官帑助之期六月而事畢章下廷臣雜議是之

十年七月蘇松巡按胡體乾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

下流即禹貢三江入海故跡但今婁江吳淞江已失道言者以為欲治水利宜開二江二江通則三江入海之故迹可復矣至若蘇州一府以千里之地納諸路之水東通大海北通長江其洩水也有川今者潮汐迅疾衝蕩沙泥而昔之開者已淤其容水也有區今者茭蘆叢蔚澱淀灰土而昔之深者已淺故水無所潴洩汎濫為患今欲疏治之其策有六一曰開洩水之利二曰浚容水之湖三曰殺上流之勢四曰疏下流之壅五曰排潮漲之沙六曰立治田之規其昔

理之官、又須專設、重其事權、假之歲月、以責其成、如今之右通政何棟、山東按察司副使陳文沛、昔治水吳中、材稱幹濟、宜可擢任、工部議行巡撫官會直浙巡按御史勘議具奏、詔可、

二十四年閏正月、御史呂光洵條陳水利五事、一廣疏濬以備瀦泄、三吳之地、古稱澤國、西南受太湖諸泖、勢卑、東北際海岡隴之地、形勢甚高、、田苦旱、卑者苦澇、昔人治水、於下流之地、疏為塘浦、道諸湖之水、由北入于江、東入于海、又畎引江潮流行于岡

隴外故瀦泄有法水旱不為患近來從橫浦塘堙塞惟黃浦劉家河存故水旱為災高下俱病今宜治澱山引太湖之水散入陽承城昆承三泖等湖開吳淞江大石趙屯等浦泄澱山水以達于海濬白茆港鮎魚口泄昆承之水開七浦鹽鉄等塘洩揚城之水以達于江又導田間水入小浦小浦入大浦流者有歸瀦者有泄下流治而澇無可憂矣于是濬澱材等港以漑金壇溧港等河以漑武進艾祁通波以漑青浦碩浦吳塘以漑嘉定大瓦等浦以漑崑山許浦等塘

以漑常熟岡隴支河濬之深廣則工流治而旱無可憂矣一脩圩岸以固横流蘇松常鎮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瀦難泄雖導河浚浦注之江海每遇秋霖泛漲風濤相薄河浦逆行田間衝齧為患乞於每歲農隙各出力以脩圩岸雖有霖潦不能為害而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湯行矣一復板閘以防淤澱江海水湯浪湧沙隨勢易淤塞每歲脩之不勝其費昔人曾于去江十餘里夾流為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又相歲時旱澇以為蓄洩亦宜

放而行之一量緩急以冢工費疏濬之役宜先其急而大者餘以次及借大户侵欺錢粮及贓贖銀以為工費倣宋呂范仲淹募飢民脩水利之法行之一重委用以責成功先朝大臣经理吴中水利惟巡撫周忱功著以委任專而歷年久也迩者大臣限以數月雖有賢者不暇憲乞申明委任事例凡粮役工程聽以便宜從事疏入淂旨如議

三十年三月漕運摠督應檟言先年黄河入海之道疏通無滯故開清河口通黄河之流以濟運令黄河

入海下流如淵口安東等處俱漲塞河流壅而漸高瀉入清河口泥沙停淤屢濬屢塞茲欲使黃河之水不復入清河口須鑿淵口以決壅滯疏支河以殺水勢工力浩煩未敢輕議勘得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淮水清多濁少議者謂宜開清河口開三里溝至通濟橋使舡由三里溝出淮河達黃河且道里甚近工費不多欲除河患無以易此疏下工部覆議

四十二年十月工科給事中張憲臣奏蘇松常嘉湖

五郡古稱澤國而蘇松又居下流塘浦涇溪陂澤畎
澮支派聯絡不可一日使壅迩年漸為潮沙填塞昔
所舟楫今皆褰裳可涉又其甚則鞠為榛莽之區曳
為通行之徑以致瀦泄無方旱澇為害中間雖當脩
濬不過具文塞責是以前年大水沃野千里滙為巨
浸至蠲上供錢十餘萬所損不細又蘇松雖設水利
僉事權任甚輕不足集事茲欲大興建大役為地方
永利乞時勅撫臣提督選委府州縣正佐分理相度
先濬支河使足以達潮水之通流脩築圍岸使足以

禦湍流之奔潰然後舉其水之大者如浚白茆港以達于江濬劉家河以達于海其七浦塘楊林塘以及河渠湖蕩之水凡為淤沙壅閼茭蘆沮洳豪右侵沒者悉加撿勘疏導而又相度水勢衝搏之所築為板閘以時啓閉使湖水不致停蓄海潮得以疏通如人身血脉去其壅滯而精神得以宣暢焉夫然後水旱無恐而國家財賦有永賴也

萬曆元年四月工部請建復淮南平水閘與淺船淺夫及建天妃廟口石閘脩復境山閘從之儀真建平

水閘二座江都一座高郵十座寶應八座山陽二座凡二十三座、三百金自儀真至山陽有五十一淺淺設撈二小舡、七金淺夫十名天妃口大閘一門除堪攺廢閘石料仍用二千五百金境山舊閘五百二十金凡費工料一萬餘金悉聽河道便宜酌處不煩請發閘多則水易落而堤固濬勤則湖愈深而堤厚建天妃閘則時啓時閉而省挑濬脩境山閘則有留有接而省盤剥既裨運道且資民生議發於萬恭而朱衡覆行之誠萬世之利云

二年七月吏部候選貢生許汝愚請脩丹陽夾港既言東南運道水勢之淤莫甚于丹陽地勢之高莫甚于夾港國初于此置為閘者四曰京口曰丹徒二閘居上以防三江之易涸曰奔牛曰呂城二閘居下以防五湖之易洩自丹陽起至鎮江蓄為湖者三曰練湖曰焦子曰壯墅以濟漕河之用遂免海運之艱向於四月交兌五月過淮維時雨澤大降江潮盛行不假湖水亦足以濟歲久延襲居民侵為田畝焦壯二湖俱為旱鬱僅存練湖猶有侵者而四閘俱空設矣

今改為十月臨倉雨澤既少江水枯落不免剝淺終數十里之區有閘三四月而不得盡達于江者雖添設儹運枉費推挽而開河之議起矣夫夾港兩岸高者數十丈而河僅闊數丈許下之開鑿愈深則上之坍塌愈速頻冬役民以浚之春來淤塞如故年年興此大役民何以堪為今之計莫若脩三湖之故址就四閘之完基蓄洩以時下脩呂城奔牛二閘以時糧運之入上脩京口丹徒二閘以時糧運之出況乎上流既溢則奔牛而下又何不通之患哉破此說者必

以淹沒民田為詞不知前此占湖為田今仍舊脩葺

非廢田以為湖也即欲補此數頃之田則沿江一帶

新漲常稔洲田無慮千頃民方争佃搆訟不息其皆

隸于丹陽以此相易不亦可乎年年官司欲興水利

輙為豪富破壞遂以湖淺河長為觧試併脩三湖而

于丹陽水關下板則河如此其長湖亦如此其濶寧

有不足之理此皆上下習見而緘口不言則利害之

心惕之也工部覆行彼處撫按踏勘具奏從之

四年二月御史陳世寶條陳河道一復老黄河故道

先是河自三汊鎮歴清河縣北出大河口与淮水會
流出海運道自天妃廟乱淮而下十里至大河口從三
汊鎮出口向桃源大河而去謂之老黄河至嘉靖初
年三汊口淤而黄河改趋清河縣南与淮會合入海
自是運道不由大河口而徑詣清河北上矣迩者崔
鎮屢决河勢漸趋故道若仍開三汊鎮口引河入清
河縣北或令出大河口与淮合流或從清河縣西另
開一河引淮水出河二流會合則運道無恐而淮泗
之水亦不為黄河所漲民難其永紓矣一脩寶應湖

隄補古堤以固其外于古堤東再起一堤以通越河而使運舟于此徑行一清復上下湅湖一開復孟瀆河一增建儀真二閘因江口去閘太遠欲于上下江口迤裏十数丈許各建一閘潮始来預起板以納之潮初退即下板以閉之使出江之舡盡数入閘以免遅滯一開瓜洲河港將屯舡塢挑浚深濶使舡之先入者屯聚于内又于監堪之東開于一曲港与新閘外港相合使舡之後至者儹泊于内以免金山挂江之險部覆允行

四年七月應天巡撫宋儀望言三吳財用所出水利最急自嘉靖初撫臣李充嗣脩治之後未嘗大脩溝港日淤圩塍盡廢旱澇無備根本之憂莫急三吳形勝東南自嘉秀沿海而北水皆趨松江循黃浦入海西北自常鎮沿江而東水皆趨江陰常熟其中太湖瀦蓄滙為巨浸流注龎山瀆墅澱山三泖陽城諸湖乃開浦引湖北經常熟七浦白茆諸港者入於江東北經崑山太倉劉家河東南通吳淞江黃浦各入於海諸水連絡四面環護中如仰盂杭嘉常鎮勢繞四

隅蘇州居中松江居下則又為各水所受故蘇松之
利害視四郡獨大禹既三江以入海太湖之水趨下
駛急海潮不能為淤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厎定是也
其後民利漸興壤為田疇既為浦港淤為洲蕩五穀
魚鹽茭菱蘆葦之利生焉然地力雖闢水勢漸分江
流湯緩海內蝕而東江湮塞無復可考矣吳淞江直
貫太湖徑入大海最為要害屢開屢塞費用不貲弦
吳淞舊額濶一百五十餘丈今不及舊五之一其中
茭蘆叢生漲灘湧塞太湖停蓄勢不能盡洩而澱山

三泖縣古浦塘入黃浦者淤漲尤甚華亭上海之間
旬日不雨河港盡涸每遇霪潦則田疇悉渰害有不
可勝言者惟婁江一道受陽城諸湖之水以入于海
即今所稱劉家河是也舟楫往来人力疏導不致斷
流其他港汊皆為平陸田地荒棄甚多迩年有司將
宗人府等粮銀盡派荒區名為緩征實則拖負今議
者謂濬原則必循溧陽五堰以宣節上流汎濫之勢
開孟瀆澡港以殺導上流往北之路疏吴江湖口使
太湖積水分注諸湖疾趨其故道治委則深濬其入

江入海之路此決其就下之勢旁通其各港支流以盡其瀦洩之方今湖蕩之水散漫無歸而通海之港所在皆是淤沙之害已見于前往年治水諸臣皆夫動大衆費請内帑既濬既起脩築繼之言事者見久勞工作功或垂成輙將應設部臬諸臣盡行論罷是以功用未數年而利害或仍相半今吳淞江開塞靡常工費不貲議者不敢任各湖蕩或種蘆葦或圍蕩田所占據者非勢家則豪民也此皆能惑亂耳目造為浮言一或誤捉便成鼓煽臣見兵備王叔果忠勤

體國素有心計令周爰咨諏計形便審地宜考古証
今画畝帖說庶幾決策以從萬無一失至于設處錢
粮稽考工程酌量緩急分別年歲務使農隙無偷安
之民功興無廢業之地亦令集衆思以報頃見科臣
侯于趙奏請專差御史一員理三吳水利臣以為不
若設按察司僉事一員駐劄蘇松帶銜浙省職掌一
應開濬修築事宜而總其權于巡撫便既下所司部
覆僉事不設仍遣御史董之
五年三月巡按郭思極因京口漕河浅涸上三吳水

利疏一復練湖以永資蓄洩蓋江南漕河北高南下京口一帶地形高亢河流易涸雖奔牛呂城建閘啓閉蓄水以待運舡而實仰藉練湖為之源也練湖北去丹陽城百步而近漕河縈遶其側周圍四十餘里仰受長山八十四汊之水滙為巨浸唐宋以来築有中埂斗門石閘國初天順成化間屢常疏濬增脩夏秋戽水溉田冬春放水濟運故有湖水放一寸河水漲一尺之諺自往時守令狃于近利令豪右告佃成田寖失舊額而傍湖之民私開涵洞網取漁利年復

一年今且揚塵矣為漕河經久計急宜清復倘慮貧民失所使佃湖之民轉佃于萬頃湮等處可也一循孟瀆以傍通舟楫奔牛呂城二閘例應春閉春啓蓄水以待運舡然秋冬之交回空運舡与往来官舡必取道于此欲恪守閘規勢不可得有不由二閘而可以間道達江者為武進之孟瀆河〻延袤六十餘里外通長江內資灌溉自嘉靖間防倭入寇築壩堵塞于是河流漸微日就阻塞而舡不復經行矣今計開濬約費五萬餘金取諸漕運衙門無令獨累武進一

縣此河一開則既有閘道以通舟楫而運閘開啟閉
之宜又引江潮以達奔牛而運河資接濟之力矣部
覆淂旨練湖并孟瀆河撫按皆同水利官脩復開浚
責令秋間完報為來歲轉漕計占湖阻運不行治罪
已是寬恩如何又議勘償如有抗拒阻撓及司道因
循茍且者撫按叅来重處
禮科湯聘尹言京口水涸漕挽愆期近議開練湖矣
然可以資丹陽不能資丹徒議開孟瀆矣然可以資
江陰不能資京口京口与瓜洲對壘而孟瀆去洲頗

遥空舶可以泝流粮舡難以涉險則運道必出京口
矣宜于京口之傍另建一閘引江流内注仍舊閘可
丈許視冬間水勢而定之準為潮長則開縮則閉可
免涸轍之患章下所司
五年九月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施天麟言淮泗之水原從
清口會黄河入海今不下清口而下山陽從黄浦口
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淫漸及于高寳邵伯諸湖而
湖堤盡没則以淮泗本不入湖故也淮泗之入湖者
又緣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

又緣黃河淤澱日高淮水不得不讓河而南徙也葢淮泗并力敵黃勝負或亦相半自高家堰廢壞而清口之內傍通濟閘又開朱家等口引淮水内注于是淮泗之力分而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敝此清口所以獨淤于今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不得不決每歲粮艘以四五月盡運堤以六七月壞水發之時不能為力水落之後方圖堵塞甫及春初運事急至僅完隄工于河身無与河身不挑則来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于徐吕而不止于邳遷下流之涸將盡乎邳遷而

不止於清桃須不惜一年粮運不惜百萬帑藏開挑
正河寬限責成乃為一勞永逸至高家堰朱家等口
宜趁時築塞使淮泗并力足以敵黃則淮水之故道
可復高寶之大患可減若於興化塩城地方海口湮
塞之處大加疏濬而湖堤多建減水大閘堤下多開
交河以行各閘之水庶乎不致汗湯揔之未有不先
黃河而可以治淮亦未有不疏通淮水而可以固堤
者也

六年十月巡撫海瑞會同巡按林應訓奏三吳水利

三江入海而吳淞江中段自屈家墳以達艾祁自千墩浦以達瀉水港則入海之中道也今河浦皆通而中段獨塞此其為害豈曰細故蓋緣在上者以無關于運道而每以財絀為解在下者憲輕用其財力而每以浮議中格漴塞之患蓋十數年于茲矣一旦官民同心人力畢舉以三十餘里一線之濁流而闢為十餘丈一帶之巨浸初議三萬五千六百有奇之夫役用之四旬而今也三旬而舉之初議四萬五千七百有奇之工價猶恐不足而今也二萬四千九百有

奇而成之且役之興也當春夏清和之候適小民青
黄不接之時授民以直而農有所濟募民之力而人
樂于趨臣又与該道時〻到工所考其勤惰而賞罰
之訪其侵尅而究懲之是以役無頃刻之曠食無毫
末之虛故集三萬五千有餘夫于江上功以三旬而
举費以二萬四千九百而足也伏乞敕下工部覆查
如果前項工程别無虛冒即將已未經銀兩准其補
發其餘存剩在庫銀兩并各縣灘占未完地價俱准
徵收聽候别項河工支用淂旨

八年二月巡按林應訓疏言蘇松諸郡古稱澤國幹河支港不下千百大則洩水以入海次則通湖以達江小則引流以灌田年久淤浅洩蓄無裨今將蘇松常鎮等河如吳淞江白泖塘秀州塘蒲滙塘孟瀆河舜河青暘港等處俱經設處興工竣事蘇松尚有支河數十處宜用民之半出力以赴工用官之半處費以給食事無中輟利可畢興上下其章于所司

八年十月應天巡撫孫光祐奏請興復蘇松等處水利一濬下流以殺水勢謂書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震澤即今之太湖三江即婁江吳淞江及東江也今
震澤之水滔滔猶故而東江久湮聞出口入黃浦之
處僅存丈餘而吳淞南岸多淤是以前人因水無出
路于常熟崑山之間疏白茆諸港以洩太湖之水于
江陰一帶開數港以洩宜興諸瀆西來之水又于各
田中剏為浦塘一以洩水一以引水今三江故道雖
湮難遽復宜於江口出水之處狹者濶之淺者深之開
通常崑等處之小港浚治田間之塘浦則下流有歸
而水勢不壅矣一築圩岸以捍橫流謂下流雖浚然

或淫雨不止洪水暴發流洩不及勢必淤漫田間則不得不築圩岸以禦往者華亭上海極低之田盡劃于青浦太歲縣官當水發之時督民脩築捄水害十之三四今歲仍復築之雖有水災亦不甚害崑山之田亦最下去歲災傷特甚今歲災遂少輕常州之芙蓉湖十年九潦今日田苗獨盛則皆築圩岸之明效也今宜嚴督各水利掌印官相其田之高下衝僻以為圩垾之高下厚薄一圩之内次第可成而水得以順流趨下矣一踈溝洫以滋灌溉下田雖　而四府

之中、未必皆下田也、瀕海一帶、地勢頗高、古人遂鑿爲溝洫、引水注之、以備旱乾、後田家小民、無力疏濬、互相推諉、官又不爲之督率、以致堙塞、田失灌溉之利、今宜循其故道、一併開疏、不惟河水順流、亦且舟楫得通、而瀕海高阜之處、且有支河以洩下流之水矣、該部如議覆請、報可、

十年三月、河漕總督凌雲翼言、清江浦河堤、夾隣黃河、迩來水勢南趨、淤沙日被沖刷、恐黃河決齧、運道可虞、欲于城南窯灣自馬家嘴歷龍王廟至楊家澗

出武家墩另開新河以通運道在司道張譽等初議則從武家墩折而東仍合通濟閘出口于是兵科給事中扈瑾議清江浦之河其来已久河堤之外一望平田並無高岡阜遮隔雖楊家澗新開河渠相距亦不過十餘里必清浦之堤無虞而後新安無虞一河兩岸無虞而後楊家澗之新河無虞設清浦一決其害不止清浦而已且粮舡経由淮城則夹帯違禁易以稽查若経由窯湾入馬家嘴則中有一河之隔又有大湖之遥設有梗頑作奸犯科失悮粮運咎将誰

歸至武家墩出口尤為可寔蓋本墩地勢高亢天將
設之以屏幛淮口者墩内地高難為挑空墩外湖濶
難以灣泊冬春之交粮運緊急則苦淺涸伏秋之後
候淮水汎濫又苦奔衝且武家墩与高家堰共為一
堤相去甚近開武家墩是即開高家堰則又害全河
矣無已則通濟閘合流之議為可從耳已而雲翼請
遣官往勘給事中李廷儀吳瑄言今日治河之事宜
開新河以避黃流守舊堤以固清浦武家墩不可新
開新堤不可築事勢昭然遣官復勘徒滋道旁議耳

部覆給事中言皆是

十年查揚州古稱沃壤而地形窪下大海環其東諸湖遶其西所賴隄厚支河通斯田地可耕民灶俱利自范隄坍壞寶高堤亦衝決不守其中大小支河所在淤塞于是以高寶興泰四州縣為壑而洩水無路民灶罹於昏墊矣河道尚書凌雲翼言臣等躬親勘視度地形探水勢其治之道有二既上流使入江洩下流使入海沿漕隄一帶之水為上流沿范堤一帶之水為下流如西引邵伯湖之水轉南至新安湖復

東入運河、至芒稻河入江、有餘則聽其直瀉、不足則引以濟漕、則上流疏矣、如牛灣河姜家堰廟灣為三大海口、引各支河、東會于串場河、北會于射陽湖、俱入海、則下流洩矣、而興化之堂子鎮戴家窑海溝河白駒三十團灶、則牛灣河之支河也、黄土溝皂角樹至岡門登瀛橋河、則姜堰之支河也、安豐鎮至清偹淮鋪、則廟灣之支河也、其河梁塲至白駒塲一帶、阻淺尤甚、又河東一帶、舊係粮盐大河、洪水衝決、河身与岸相平、故水不軌道、而淤淡秦潼艾陵蔚子諸湖

之水比淹民田億千萬頃處、俱當挑浚俱費經營
惟是工有先後勢有緩急今將范堤數十里先行脩
築使外潮不得入串場支河六七道盡行疏浚使內
水有所出果宜蓄洩利便積水可消則海口不開亦
可如支河既通之後水患如故即幷開海口置閘以
備蓄洩報可

十一年二月漕運尚書凌雲翼以徐州戚家港溜急
運艘難行請開新渠建閘境山麋閘曰梁境閘新河
中閘曰內華閘新河口閘曰古洪閘

十五年戸部覆南京戸科給事中吳之鵬奏國家設
督粮水利道以摠理於上設同知通判、官縣丞主
簿等官以分理于下而脩築疏濬之以備旱澇迩來
有司惟從事于簿書期會脩築圩岸疏濬防塘等項
事宜漫不經心一遇歲凶茫無措手今欲令有司勸
農兼興水利而撫按司道府州縣等官相其原隰因
勢利導凡水利地利有裨農務者咸殫力圖之司粮
餉者務与水利各道共脩農事因以殿最有司上是
之

二十三年工科都給事中吳應明奏淮黃二流會于
清口而海口一帶則淮黃之尾閭也先因黃河遷徙
無常設遥縷二堤束水歸漕乃水過沙停河身日高
徐邳以下居民盡在水底今清口以外則黃流阻遏
清口以内則淤沙横截強黃倒灌上流約百里許淮
水僅出沙上之浮流而瀦蓄于盱泗者遂為祖陵患
矣先年科臣張貞觀所議自腰鋪開一支河歸之草
灣河或從清河南岸另開小河至駱家營馬廠等處
出會大河建閘啓閉一遇運淺即行此河亦策之便

者至治泗水則有議開老子山百折而入之江者即排淮泗注江之故道也宜于此處建閘淮平則閉秋漲則開使不得為陵泗患又考河形北高南下張福口居淮河北流与清口對堤張福則水向南而淮病堤清口則水向北而淮不病故拆張福堤而于清口造堤以束之亦兩利也報聞

四十二年工科歸子顧請濬吳淞謂江南歲供財賦半于天下第財賦出于農田農田以水為利亦以水為害則全係吳淞江之通塞爲書曰三江既入震澤

底定震澤即今之太湖其廣三萬六千頃納受杭嘉
湖宣歙應天蘇松常鎮等郡谿澗之水為三吴巨浸
而三江則錢塘揚子吴淞江也自杭州築長林堰而
太湖東南之水不淂入于錢塘自常州築五堰而太
湖西北之水不淂入于揚子獨吴淞一江當太湖下
流洩諸郡之滙水以注海而今且久塞是以太湖有
納無吐客水暴至即四向潰出滃没数郡國家財賦
将毋所出今欲國計民生兩便則舍濬滌吴淞江無
策也查宋時江面原闊九里可敵千浦故与錢塘揚

子並稱三江勝國之末水利不脩江流淤塞已失九
里千浦之舊我朝正統間巡撫周忱始立表江心設
法開濬淤塞頓通嗣是天順四年巡撫崔恭弘治七
年侍郎徐貫嘉靖元年尚書李充嗣隆慶三年巡撫
海瑞濬者凡五迄今四十餘年廢不請矣以至萬曆
三十七八等年大浸稽天三吳之民胥淪魚鼈田禾
顆粒無收竊謂不一勞者不永逸宜速考故道稽原
委大興畚鍤為之批導壅閼疏瀹淺隘務使江身潤
深水流駛迅太湖泄水順利滔滔入海漸及塘浦漸

及支河皆令流派四達無礙由是能翕能吐可以汲引灌溉不憂旱暵即有霪霖亦無復渰沒之患而三吳歲、成熟不至額征歲虧矣又查淂海瑞所濬之江六十餘里所費官帑不過六七萬金若能設處有方何愛六七萬之費不以開江南無窮之利乞敕該部議覆移咨撫按此方今經國之急務也

懷宗三年詹事姚希孟言三吳水利昉于宋范仲淹及郟亶單鍔諸書不啻詳矣然宋漕江南僅百萬石今蘇松常嘉湖不下四百餘萬石全出于水田、之

旱潦雖曰天時而以人事斡天行者則在疏瀹太湖一節太湖袤八百里西受宣歙南受杭湖廣德數郡山水向在宋時蘇松嘉三府當其下流所謂吴淞江婁江者是也自築海塘以來惟蘇州一府當下流三江故道漸致湮塞此八百里之水皆從太倉州劉河常熟縣白茆塘出海故二渠通則數郡共其利二渠塞則湖水之蓬溢于杭湖横溢于松常嘉者各十三而順溢于蘇州者獨十七故國賦倍增于舊而水害亦倍增于舊者今蘇州一府是也按查二渠劉河出

口雖淤大勢尚通白茅塘竟成陸久矣又查得萬曆三十六年洪水江南幾化為魚而蘇州特甚蘇州屬縣太倉嘉定傍劉河者猶稍有乾土而長吳崑常尤甚則皆白茅塘湮塞之故也即年當大稔而四縣呈告水災亦纍纍不絕歷稽故牒國初至今濬白茅塘者永樂則尚書夏原吉一次天順則侍郎李敏一次弘治則侍郎徐貫一次嘉靖則尚書李充嗣一次隆慶則都御史海瑞一次萬曆則巡江御史林應訓一次其餘小濬大約數十年一次未有廢壞之久如

迩年者夫水利不脩則田蕪穢田蕪穢則國賦無從出而民胥為盜前按臣薛貞曾具特疏然詳于吳淞而稍略白茆其後并吳淞亦寢閣者以工費難厝耳今欲費省而功倍則有五代錢氏鐵掃箒之法用兵舡百艘舟尾置鐵掃樹大風帆于上東風使西、風使東掘其底之泥而浮之化為潢潦東流入海積以歲月水底自深仍用精明水利廳官親用木竿測其深淺若何則知其勤惰若何從而賞罰殿最之此古人已試之成效可以佐畚鍤之不所逮亦非盡廢畚

鏉也、行之有驗、即吴淞可開、不獨白茆也、